

幽谷餘韻

共三十

三

番外書冊

和書門類	
二六三六三號	三
七四函	四
四架	冊
三〇冊	冊

內閣文庫	
和書類	二六三六三號
函	三〇冊
架	四架
冊	三〇冊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363
冊數	30 (3)
函號	206 23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幽谷餘韻卷之三目錄

文部

序類

送一庸具壽應請視篆大光禪寺序

送亞參和尚序 贈默隱序

賀無隱禪師住大寧序

送德州之浪華序 送州禪師還鄉序

送祖心序 送大蟲禪友序

贈如庭禪客序 贈哲隆首座序

送源長良源禪師序 送見明和尚序

淺草文庫

賀泰倫和尚奉 敕瑞世永平序

說字賀良明首座序 畱題龍瑞寺序

送橋本蘭溪序 賀河原氏新第序

賀河原參政五十序 送河原參政之東都序

送奧村勘八之東都序

與保坂氏序 弔宮澤氏序

送忠禪客序 與了山禪人序

夢序

幽谷餘韻卷之三目錄

幽谷餘韻卷之三

近江 高島 沙門手丈實巖 著

信濃 松城 鎌原重賢子齊 編

文部

序類

送一庸具壽應請視篆大光禪寺序

庸公江州大光寺徒寓我龍山有年已卒版首榮任而匪躬于要務以輔我化居多今茲大光虛席僉奉先長老遺命請之檀信抵書於余曰刮目待之夫三日不相見尚刮目焉況公久于此乎檀信望公可謂

切矣余乃辱一日之長則不能臨岐無言敢告之曰
 請勉乎哉夫住持之要三曰仁曰明曰勇三者其猶
 鼎足乎完則安缺則危安危之際其可不審乎蓋以
 其師位自高則人不服人不服則教化不行也教
 化不行則貽瑕釁於祖宗不仁也以其起止自恣則
 趨苟安趨苟安也則疏端士疏端士也則受譖愬用
 邪佞不明也以其黠慧自用則忽規繩忽規繩也則
 廢禮樂廢禮樂也則不能嚴其履踐不勇也嗚呼仁
 而不明則如雖有腴田而不知耰明而不勇則如雖
 耰而不知芸勇而不仁則如雖芸而不知收展轉言

之則三者相須不攜其如環之無端乎今一言以蔽
 之曰公也凡事公也則無不明公而明也則何法不
 行何令不嚴令嚴法行則可謂善勇矣今也禪風不
 兢人徒貪名不思攻實故多名為住持實為市井奴
 隸豈法門之弊極乎余得住持之名今已十有餘年
 夙夜孜孜媿實之不副名而欲浩然解印以自贖罪
 未能焉今見公新應此舉喜其慨然有意革其寺政
 且祝其慰檀信刮目待之之望因私有警於是乎言
 送亞參和尚序

我釋氏之教有三學者曰戒也曰定也曰慧也慧自



定、定、自、戒、戒、無、量、也、有、小、乘、戒、也、有、大、乘、戒、也、不、可、
勝、計、也、今、一、言、以、蔽、之、曰、孝、也、金、口、親、宣、不、可、誣、也、
在、昔、陳、尊、宿、奉、母、於、古、寺、閒、房、自、編、蒲、鞋、以、給、之、鐔、
津、嵩、禪、師、著、孝、論、十、餘、篇、殆、盡、孝、之、爲、戒、之、玄、微、也、
之、二、師、也、我、徒、標、榜、千、歲、一、時、矣、黃、檗、之、弱、喪、不、返、
洞、山、之、反、目、不、顧、是、大、有、爲、而、然、已、固、非、庸、夫、之、所、
議、也、後、進、之、碌、碌、焉、不、能、擇、術、於、是、視、其、重、如、彼、其、
蔽、流、于、親、愛、視、其、輕、如、此、其、蔽、流、于、曠、疎、是、故、或、取、
多、遊、族、姓、之、戾、或、違、親、絕、俗、之、謗、於、是、乎、釋、氏、之、
孝、不、能、昭、著、于、天、下、亦、吾、黨、之、不、幸、也、高、澤、參、公、以、

今、茲、癸、亥、春、有、桑、梓、之、行、爲、先、妣、掃、墓、也、臬、曰、壯、哉、
此、行、也、此、戒、珠、之、玲、瓏、與、日、月、爭、光、乎、將、使、先、妣、在、
彼、樂、土、不、勝、其、歡、喜、乎、若、夫、縹、緲、籠、青、松、者、粟、津、晴、
嵐、也、殷、殷、答、波、濤、者、三、井、晚、鐘、也、銀、盤、轉、碧、空、豈、非、
石、山、之、秋、月、乎、天、花、點、青、螺、豈、非、比、良、之、暮、雪、乎、勢、
多、也、矢、馳、也、與、彼、堅、田、唐、崎、相、屬、在、其、間、也、則、有、烟、
霞、鎖、夕、陽、長、虹、臥、清、流、者、有、布、帆、懸、正、風、如、鳧、雛、戲、
漣、漪、者、有、朔、雪、之、初、霽、而、鴻、鴈、集、蘆、荻、者、有、老、松、之、
吟、風、而、夜、雨、洗、蒼、髯、者、是、吾、近、江、之、勝、槩、與、彼、十、方、
佛、土、交、涉、爲、一、法、界、而、映、彼、一、顆、戒、珠、恰、如、帝、網、重、

重無盡者於此行乎見之是當與陳嵩二師駢駕而馳與二師駢駕則與槩洞易地皆然然則參公其將大有為乎故果送之曰壯哉此行也參公曰善我請益努力果於是序之

贈默隱序

初余在北勢也聞勢南有一道逸僧佚山名默隱者善書善畫尤善篆隸且巧彫刻圖章而能窮古今之變也每欲一扣草堂問奇探幽且以圖章為煩有年於此矣今茲已巳之秋來遊長崎適會默隱亦寓其地乃一日訪之默隱欣然迎之坐定因以甘露潮師

所賜卑名千丈巖題詠五言絕句者為請默隱敬諾既成見贈刀工之美甚足佳翫顧夫長崎者華人之所來販騷入墨士富商豪俠之所輻湊芬華盛麗恰比三都而所謂炊玉薪桂者實見之此地也今隱來寓也所需無他唯自新其業也然則寸陰亦其尺璧乎然今為余肯舍數日以應所請何也蓋隱之與余初同國之時不得相見今在二千里之外而致有今日也隱其有所感乎隱之有所感也乃余圖章之所以成也余乃興拜圖章謝之隱因出示以其所為書畫余觀其典麗清雅粲然奪目者如山乃喟然而歎

焉曰蓋人之生于此而希伎于彼也一之尚難況該之多之濟美乎夫其希彼之難也書畫爲甚蓋書畫者乾坤之清氣也造化之精爽也山川之神秀也苟人能稟其清氣能養其精爽能鍾其神秀而私淑之人且自涵濡之以竭其力而不倦矣則左右逢之原而無有不自得者矣夫人之於書畫也風裁之所託也故見其人則可以知其書畫矣觀其書畫則可以略其人品矣是雖千歲之下亦不掩真僞於其間書畫之所關係不亦大乎今隱之有之蒼然者爲氣燦然者爲光鬱然者爲勢爲勢者與蛟龍翔爲光者與

珠玉光爲氣者與烟霞舒而其古雅也無窮矣吁隱之風裁乎清氣以稟精爽以養神秀以鍾而其力竭矣其源逢矣其美濟矣無乃妙乎萬物而靈乎古今者乎余以謂圖章印信也苟非待其人而成之卽不足以具文房而取證於不朽今余圖章其詞潮師其刻默隱隱與潮師實一時名家也可謂得待其人矣然余不佞不能與之媲美是爲辱然而勤而不怠其尚可庶幾乎然則余之有此物也善訓也匪翅以爲圖章翫之也余敢不拜善訓於是爲文謝之云
賀無隱禪師住大寧序

夫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特儒者論耳。吾以我釋氏觀之、未非大有徑庭也。何也？蓋詩書、空文也。空文以驗其人、其人與骨共朽、其實漠焉。烏有故我釋氏之爲學也、要在得其魚、免忘其蹄筌。所忘亦忘、然後與之神會焉。其是之謂知其人乎？然則空文亦不可廢。苟廢空文、後世之人、無由適從。我釋氏不尚語言文字、而其黃卷赤軸、猶然纍纍盈溢乎龍藏者、其義是遠矣哉。我齷齪氏之寓乎小林也、壁觀九年、國人無有得而測焉。迨其得可師也、乃附之一部貝葉、以具之南車、且將以啓迪其後者、是其於我父

母、孔邇然、輒近之蚩蚩、徒以不立文字爲口實者、日以嚮冥、不知自復、滔滔乎天下皆然。其不然者、獨無隱禪師爲然。然世之論者、但知師之不然、未知師之所以不然者、無他焉、不能自然也。不能自然而論人之然與不然、所論不公、不公則不當、不當之論、君子不之取也。然則師之所以不然、何以驗之？巖也、鄙人也、後生也、豈得而知之者邪？雖然、事有本末、理有深淺、得其淺也、可以測其深矣；得其末也、可以揣其本矣。本之與深、不敢議之。如其淺者、末者、未必不窺其涯涘、探其枝葉也。枝葉也、涯涘也、雖未足以盡乎師

之所以不然然亦可以測其深揣其本者非邪蓋我
釋氏之法二柱而立二柱不支法門奚由今也叢林
一變此道如土於是乎邪師麻秀異見蜂起故天下
之學者不入闇證必歸默照不歸默照必墮掠虛墮
掠虛者狂也歸默照者癡也入闇證者誕也其非誕
也癡也狂也而踟躕之多岐者亦何限焉滔滔乎天
下皆然也者不其然乎若然者其言必蕪其行必汗
行汗則放僻邪恣外極言蕪則妬忌讒侮內極內外
極矣則有大聖教之亦必不之矜式焉況於其累累
者安能染指無所染指則於其神會焉者亦何庶幾

之有嗚呼三柱不支宗教不振蓋無有甚於今乎凡
自我大聖人至彼諸子百家苟非其神會焉不足以
與言也若能得神會焉則雖曠今百世亦可以交臂
而語矣故內外之學者立言著書而郁郁乎可見琅
琅乎可聞者雖皆發揮聖賢之道而多不行于其時
而至後世而後其價定矣古今皆然然今師書數篇
布之海內海內之士無緇無素莫不靡然而欽之可
謂行其時也而師不以爲屑焉自序其典論曰舉世
好竽我獨好瑟夫師所好之瑟古之聖賢所同調也
若未能與聖賢同調而欲爲師擊節是必不免好竽

之謗、況於其神、何會之有、故師太觀、一世不求知己、於今而不二三其德、以孜孜其業而已、蓋其意則謂國土無邊也、人物無盡也、他方異代、若有同好、同調者、則其道不朽矣、其傳可繼矣、是師之所以不然、何其遠也、然是獨巖所私見者已、不亦淺而未乎、如其深者、本者、唯有其人、而後可與之神會焉耳矣、今茲癸酉之春、師應長門侯請、繼席於大寧、大寧巨刹也、而自石竹二師、遞世接踵、祖風熾扇、三百餘年、一日矣、況享保初、無得禪師董席、其成器於此、而龍蟠鳳逸者、莫不各大其聲光、又三十餘年于今、而師則

其尤也、所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者、師其有之乎、或曰、今天下之諸侯、儒術登人、無復盛于長藩、長藩之學、師于物氏、師之典論、駁乎物氏、如仇讎、然則師之住于大寧也、藩主近臣、為之先容、如何、曰、師之駁乎物氏也、公駁也、公駁而議之、議者不公也、不公之議、設累乎千萬人、何損益乎師之道也、巖寓大寧有年、因竊視其稱儒士者、則君子之風存焉、渠若得師、所論讀之、必有改玉旋踵、而為物氏、讎罪於我者、然則師右槌拂、左翰墨、入焉而鞭笞龍象、出焉而排斥異端、而益緣飾乎祖道、應以此舉徵焉、則其從之者、

沛然水至而所謂神會焉者亦當競出其門下矣巖雖後生而鄙亦知其非獨大寧之幸而天下後世之幸也故敢述所私見持論以賀如此

送德州之浪華序

蓋好學之所以為好乎善而已矣夫人之好學雖難矣不為不多矣若能度其好學如何而後友之師之慕之稱之其可以無尤矣何也有生而好者有彊而好者有術而好者有謬而好者謬而好術而好彊而好者即易得也唯生而好者為難得也生而好者亦或易得也唯生而好而能行之力之盈之熟之者嗚

呼難得矣哉是必非彼彊者術者謬者所能為也善也蓋謬者為名也術者為利也彊者兼之二矣而久則倦矣是必非彼行之力之盈之熟之者所能與也不善也然則其善者何以簡焉以其處而所能與其於名利果能棄否察之而有無之始終則與夫不善者斷可見矣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何必以此言之吾子行矣浪華有我一二故人子所識也子以問之

送州禪師還鄉序

我友魯州禪師將還出羽路抵勢州問巖關驛側夜

方三鼓矣、巖興揖之曰、時既寒矣、何旅裝之忽忽也、
曰、我累有法族、喪簡書數來、促歸急矣、我雖詢道於
此、亦未能忘義於彼、故輕數千里於窮陰、以重繭於
冰雪至此、今過此地、而不與子面別、恐子以我爲忍
人、我亦以再會無期、逆慮他日、缺望而不能自安于
情、是以雖疲之甚、特來見子、子幸枉焉、我則足矣、巖
曰、有之哉、夫詢道私也、思義公也、善修私者、而後善
治公、善治公者、而後善修私、治公而後善致道
義矣、世出世間皆然也、今也我友得道於此、而走義
於彼、是修私以治公者也、夙辭故山、而遨遊乎四海、

以嘗辛苦於明師碩德之門、十餘年如一日者、其效
其見之、此行乎、雖然、彼云者內也、此云者外也、外雖
自有明師碩德、內固應有父兄謹嚴之訓、然則我友
道義之稔、蓋非待其出遊、而後善之者、又非以其彼
此、而後論之、公私者、巖於是知其始、不離鄉黨、而與
南方五十餘員、旦暮日擊也、又知雖越在數千里外、
而始不移其一步也、傳曰、甘受和白、受采不其然乎、
州公曰、請書子言爲贐、我將以獻吾父、曰、何也、曰、我
父好文辭、甚矣、曰、吁、有是父、而後有是子、予所謂謹
嚴之訓者、於是乎徵焉、因得其所爲詩數首、讀之、蓋

璨然作者之風矣、乃竊自謂、公有父遺、繫我獨無、遂以道義持論如此、以慰其行色云、

送祖心序

余夏夜坐慈恩寺、後軒、軒臨茂林、脩竹、清風踈踈、入座、新月半規、乍見乍隱於林間、或如有物、瞪暗中、或如流螢、隨風明滅、清景不一、余則手舞足蹈、嘆其極可賞焉、極可習焉者、旁有一僧、哂且噴曰、如此之寂寥、如此之冷淡、何可愛而樂之、有子其狂乎、余勃然矣、不能應焉、少焉、月沈人寢、余猶浪詠庭中、襟宇凄然、因竊感人情嗜欲、其所嚮之不同、而不可必彊也、

皆如余與彼僧、此夕一時、目觀各殊、其所取焉、而有以警之也、蓋欲人必從己、而不從則惡之、人之所好、異己所好、則俗之野之、矜之傲之、是世之迂而復者、不能與人共事、而道其惡者、善之擇其善者、從之者也、夫好名者、好利者、好男女者、天下古今、蠢爾乎紛如也、其好山水者、好器翫者、其差鮮者也、其好讀書、作文、作詩、以適古道者、其極鮮者也、至其好齊神、入道、而寡安乎寂滅之鄉者、我未得一二於千百、蓋所好者愈淡、愈不有其人乎、其取舍之清濁、去就之深淺、未必不相遠矣、然彼所以為淡者、非我所以為淡、

也彼所以爲濃者非我所以爲濃也則及其往而不
反也彼一是非也此一是非也賢人君子自擇以成
德者唯狂彼與此之間其所好之如何耳可不慎乎
彼僧乃余法門姪祖心也年未盈二十頗有朴質其
於學也當務且勵而未見有所進余以一日長彼時
激勸之不已今臨之別序之以示之亦以共切磋也

送大蟲禪友序

大蟲禪友寂老人法門之猶子也逮其夙出奧州來
從老人以遊乃與巖相識稔矣去歲丙子之秋蟲將
還鄉以埽其師活眼禪師塔老人尼之許以今歲丁

丑之春先是老人新徙其直指菴於湖西五條岡修
造未完茶米油醬未足加以規繩嚴正洒埽應對不
暇巖嘗觀蟲與其二三徒子夙夜黽勉乎其間以竭
切磋之力也食乏則乞諸民間薪盡則採諸山林雖
日嚴霜烈日未始見其墮慢之狀古之大禪巨師爲
法忘身亦何異之老人每自品目其座下則必口蟲
不已人亦莫敢聞然其言然逮歲之云莫老人微疾
正月六日俄爾戢化追惟去秋尼蟲不行若暗屬之
後事者哀哉茲及老人盡七之辰巖自朽木山中特
趨其齋蟲則攬巖之袂告以不日將行且請擇言以

爲贖焉蓋當此時大蟲新得一宇古蹟號曰意春寺者於丹波友淵村私竊自慶不啻也及至會巖告別亦盛稱其事喜色溢面巖咲曰方今世稱名師英衲者苟觀古寺廢院湮沒于荒草涼煙則傾衣鉢贖之自稱開山祖以銜後世焉雖有棟隆之吉固非古人溘光鏗彩寡欲自處之勝躅也實澆季之弊風耳今也勵志如子力道如子而襲之弊風毋乃不可乎蟲則勃然變色曰昔我活眼老人倡化於北越也尤爲國人信焉然其所創精廬接壤聚落匪師思存終命毀焉而臨其將見背也蟲不肖敢誓膝下若蒙庇庥以得孑立成人願發一區形勝以瘞靈骨而垂休光於無窮其或不然有若噉白師則含咲瞑矣爾來今且七年雲遊四方未嘗一飯忘之今得意春基址骨函將有所安則可以酬宿志我所自慶是已子何議我之固也巖感其孝壯其言且羞前言之玷然知蟲旋桑梓謀諸故舊必有勦力以成之者因序其事寂老人而不惜其身命及其對巖揚摧所言以爲之贖行遇其人出以示之當有賞音者矣

贈如庭禪客序

南紀如庭禪客昔登長之廬山參謁無聞老人時余

適當侍局、因爲之紹介、而接傾蓋之歡、旣而庭往長崎、經由佐嘉、余幸得託書於甘露大潮和尚、雖知其書能免浮沈、邈焉不復審庭所托、久之、余自勢之龍光、遷住信之大澤、偶聞僧來自崎陽、而廬于仁科山中、年可四十、清雅有才、好讀書、時賦詩、性嗜篆刻、且能揮灑、而自稱紀州產、余意疑其或庭也、庭亦聞神龍山僧、年殆五十、匾頭長身、爲近江產、乃疑其必余也、迨後庭之登山、自敘舊好、雖相見、共嘆老蒼、而拊髀爵躍、以談二十年前事、樂矣、頃者庭來告曰、我考槃于澗、自安其土、土人亦以愛我、我有閒暇、時集鄉里子弟、而以教授爲樂、而寒鄉固乏書籍、唯欲贖其近要者數部、而我囊無餘貲、將攜化簿、以募彼其父兄、及鄉黨有志人、請師擇言、以爲首倡、余曰、子非黃檗之裔、法雲之曾孫乎、幼自飽經叢林、備嘗辛苦、而今不以其道自振、而以外典章句、爲無髮鄉先生、甘欲草木俱朽、何也、庭捧腹而笑曰、我西聖之修萬行也、苟有利于物、則雖孱劣、技藝無所不習、而教況其所謂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者、其可誣乎、師欲俾我、傲澆季、弊猥冒師位、自欺欺人、無乃未我知乎、余壯其言、不能得而屈焉、遂告之曰、在昔鄒魯之

里子弟、而以教授爲樂、而寒鄉固乏書籍、唯欲贖其近要者數部、而我囊無餘貲、將攜化簿、以募彼其父兄、及鄉黨有志人、請師擇言、以爲首倡、余曰、子非黃檗之裔、法雲之曾孫乎、幼自飽經叢林、備嘗辛苦、而今不以其道自振、而以外典章句、爲無髮鄉先生、甘欲草木俱朽、何也、庭捧腹而笑曰、我西聖之修萬行也、苟有利于物、則雖孱劣、技藝無所不習、而教況其所謂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者、其可誣乎、師欲俾我、傲澆季、弊猥冒師位、自欺欺人、無乃未我知乎、余壯其言、不能得而屈焉、遂告之曰、在昔鄒魯之

諺曰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今子所授子弟豈非
六經論孟若左國史漢乎曰然其所謂父兄也有志
之人也豈非鄉黨良家若平暨之長者乎曰然然則
今出區區緡錢與子以贖數部書籍用教子弟所教
非止一經所費不須滿籩寧子不之募而樂且從之
其父兄之任也庭喜而請錄斯言余曰富者贈人以
財仁者贈人以言我素貧也不能贈以財姑應子需
贈以斯言以竊仁者名乎書此以爲首倡

贈哲隆首座序

清規曰表儀眾僧故有首座然則首座之於一會也
其猶麟鳳之於羽毛也乎凡其朝參暮請爲代長老
秉拂陞座以爲之擒縱以爲之殺活而後分其玉石
辨其緇素使彼無不各成其器古之制也稱爲人天
眼目豈表儀之云乎故叢林之任首座也進退有禮
捐讓有法不異興王築壇拜將美哉其言布在方冊
而其擇人也著焉今我永平一派首座之設去古遠
矣遵官命也夫其不經參方二十年不任之首座職
可也以首座職爲其出世初階不可也稟長老命願
其竹篋擊節古則與眾酬酢以存秉拂之儀可也方
言猥雜動觸俗耳不可也稱罷參齋以飯于眾可也

夸其珍異、謹諱不啻、施及人家、男女無異、宴享之筵、不可也、沿襲成風之久、其弊有不可言者、肥前隆公、禪衲、近廬、信北、山中、深自韜晦、木茹澗飲、謝絕人事、閉戶、卻埽、面壁、枯坐、雖苦寒、夜未嘗爐焉、孤硬清約、有古人風、人雖知其固、非庸僧、亦莫審其為何人者、今茲越後、長興和尚、使使物色、甚急、蓋以來年壬辰之夏、舉以任首座也、於是始知隆與長興同產、而有參隨之雅、隆欲堅臥不起、亦無可避之路、乃勉強應命焉、隆特以余實巖、與長興厚、而距其廬不遠、來告其事、且乞擇言贈焉、余從容語之曰、初余雲遊、走肥

謁西溟子於北山盤桓、接其餘論、有曰、偶及其翁湛禪師事、蓋湛公嘗謁鼓山、為霜首座、罷參齋前夕也、舉眾賀之、湛公獨坐、憮然歎謂、設罷參齋者、難享罷參齋者、豈其易乎、吾儕已事未明、將何顏而享之、於是乎耿耿不寐、中夜竊起、腰包徒跣、以下其嶺、雖眾虎狼亦不之憚、遂以逃焉、由此憤悱、果有造詣、兼修淨土、戒乘俱急、尋遊此方、董檟山席、為初山祖、可謂其道治矣、西溟子言如此、余書之、紳久之、今公肥人也、書此為贈、如何、隆興曰、可也、曰、夫宗風一變、人不可處、豈可以彼而論此哉、雖然、首座宗門、大役也、罷

參齋首座盛禮也豈夫徒設美饌以賀之慶之之雅致乎今長興首出叢林務以古道自振凡其投座下者靡非一時俊衲然登庸公於草莽中授以今役其擇其人也哉余也頗知公之見擇而不愧而不襲乎輒近之弊也又知其會必有慷慨如湛公者以罷參齋設者是難享者不易惕然旋踵而改轍於斯也是余所以書此賀公盛舉且豔長興法戰善得其將也勿謂不賀以頌而以規則幸耳雖然今也西溟逝矣誰證余不妄言者誰與余同聽者西溟著述富矣不識嘗表見之文辭乎初山之喬鬱矣不識已收之其

傳乎敢報公道他日旋鄉試求其嘗親炙西溟者問之明和辛卯秋九月稿于信州太澤如意室

送源長良源禪師序

先佛眼老和尚之領眾也每視我黨內外未熟而竊出世名者雖未佩住持之印而就奉教之列競色其衣之整薺動口罵稱阿加倭語言赤色長老而反目焉巖數聞其言乃知師歎澆末弊風而以古處為任之甚未始不服其護法慈念矣今源長源公禪師實其的嗣也應請住源長寺源長寺信北一望刹也眾檀及隣峯者宿等累勸其速隸藉祖山以受其外而公

毅然不肖雖有匡領之實而不敢居師位默默以守
寒素無異潛身叢林之時六年一日矣今茲癸巳之
夏其勸請之從與之者憧憧盈門公亦不能自拒一
旦翻然枉從輿情巖嘆曰斯父而有斯子哉老成雖
逝尚有典刑老和尚在寂定中其目未瞑應為公聞
聞如以霽昔日反目之威以慰昔日澆弊之歎不亦
孝乎而今而後聞公之風者亦應稍稍自新以有所
矜式焉不亦義乎夫以孝勵義聖賢所與而我西方
之訓為尤公其可謂一舉而兩得乎巖知公之善其
箕裘以旺道化自今滋盛於是乎敘其耳目所及以

送其行以賀其榮又從歌之云倭漢歸崇佛眼名
門熊野難弟兄熊野原自多猛噬恰似龍門化鯤鯨
鯤鯨雖各具頭角孰若垂天羽翼成時到翱翔青雲
上祝得雨澤答昇平

送見明和尚序

見明和尚常陸人也今茲己巳春在長門大寧寺得
一奇夢既乃請巖記其狀巖喏而不果後一月餘和
尚將旋故山巖因序之以餞其別蓋夫為其夢也正
月七日夕偶遊一巨室其室彫薨華棖席以繡茵環
以錦障而上擁乎青山下臨清沼穠花也嫵藥也方

縹緲其淡烟晴霞矣。旁有老翁連聲請看。矯首觀之。皎兮月輪窈窕東出而宛轉乎漸近來入其室。視之。有一粲者坐其焜耀圓光中。端嚴姝麗。絕如金色。獻之茶梅。承而嚮之。擎而啜之。因問其所從來。處曰。世之所謂月讀尊者我也。興拜之。伏問月之盈虧其狀如何。乃正面曰。如此則十五夜滿相也。微左曰。此則十六夜相也。又微左曰。此十七夜如此十五其相全背曰。如此則三十夜晦相也。自其稍稍乎左如先而復復初滿相焉。其示如是。須臾騰空化為日輪。夢亦覺矣。卽以其文日月爲明而今見之。偶合其名。乃

祝之人亦賀之。巖以謂以我西方諸祖以之類者。以爲吉兆之概。見觀之則其祝之賀之亦或不誣而已。然而今初示月而後現日。是必欲使和尚能自體其名乎。蓋體焉也。以爲名焉。名賓也。請語其實。夫月晦于陽日晦于陰。陰陽代謝相奪無已而後成其至明。然則明者不終以明晦者不終以晦。晦明更時互成其用。乃日月之道也。陰陽之極也。又萬彙之通義也。故我釋氏之教。明于脩性。晦于治世。彼周孔之教。明于治世。而晦于脩性。大凡諸子百家士農工商及彼蠢蠢之昆蟲。孰無所明。既有所明。則其受之以晦也。

必不可免矣。今和尚我釋氏之徒也。即其所脩。蓋必明也。既以為明。則其將有所晦乎。夫明晦順時。剛柔應變。乃其行藏出處所系。而鳴夷子所謂盡彼陽節。盈我陰節者。非邪。今和尚將唱其所得道。以濟世。且利物。顧夫其對群機。而放任與奪。縱橫有之者。即其明一字。括盡無餘矣。然則其道差振。可立待乎。嚴於是。知其夢。可以為吉兆。故敢自忘固陋。序以餞焉。

賀泰倫和尚奉 敕瑞世永平序

嘗聞永福面師驅鳥狂矣。師咒之。諭之。驅鳥作色曰。和尚已矣。我是野干。久棲此地。迨師卜居。而夷基

我窟毀焉。我無可據。故附之也。師誠離焉。曰。我體江矣。欲離將焉。適從曰。汝若有欲。則聽曰。獲村社地方五六尺。而祠之。則足矣。曰。村社之地。如何得之。曰。請詣社前。誦心經。消災咒各三遍。以請賜之。神必聽矣。師乃命果長老為之。驅鳥曰。長老未領。綸旨。神不之敬。請師躬焉。於是面師親將驅鳥。特詣社前。祈如其言。且杖畫地曰。是汝宮也。請安頓焉。驅鳥忽放身。倒絕入半餉時許。如甦而起。遂如故矣。嗚呼。綸旨之貴。如此。我永平派下。幸賴祖宗之靈。而叨天恩者。雖裔土寒鄉。如稻麻竹葦。豈可自輕辱天威乎。今茲

天明元年辛丑秋越后東昌菴泰倫和尚隨例奉
 敕永平而歸因訪巖於長國巖知其自今而後為百
 神祇恭敬擁衛倍徒疇昔而轉法輪化人天之盛也
 且惟和尚舊遊面師門而知上所記事故臨之別卒
 然語及問之不識蓋彼門下家風慎密祕而不洩乎
 古人修行無力鬼神覷破之語別安耳目有在
 今置不論但因其新領綸旨也賀瑞世耳
 說字賀良明首座序
 太凡人之稟性於天也良則明也明則良也良也明
 也、不可偏闕良而闕明則其良不必良也明而闕良

則其明不必明也良之與明其猶車之兩輪乎雖
 良者體也明者用也用也者學而可以至焉也修而
 可以得焉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聖者明之謂也非
 邪體也者天之所與非修學之可以致也孟子曰人
 之所不學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之義至焉也哉我禪林之子弟其出家也多以幼
 冲之時其脫襁褓而著袈裟也或為飢寒或為梨栗
 而始不知禪道佛法為何事也然居其居衣其衣而
 為之化則日夜孜孜忍其難忍行其難行以欲隨分
 傳燈揚化而聯佛祖之芳豈非自天所與之良邪良

者善也所謂性善之說可以徵乎保護性善其固有
 道道不同不相為謀彼諸子百家之道今措可也姑
 以吾宗言之則究理辨道也古教照心也照心辨道
 謂之二柱二柱立矣則良明之義無餘蘊矣茲有禪
 客良明為字今夏首眾大林勝會則是聯芳之初也
 良明之道其自此而行乎余老矣恐不及覩之盛敢
 發字義以祝之云

留題龍瑞寺序

三年前余與二三道侶登天台山乃取路衣川村村
 有龍瑞寺此則晉照嫡孫雲巖禪師墳廬也松竹環

境江山入座余則躡磴敲門闐爾無人唯聽後圃來
 隴時有耘耔之聲斯須一老禪出衲衣半脛手足胼
 胝望之如老農圃然勃卒啓門延客著座謝曰我寺
 當吾先師時嘗罹野燎至今殿宇未備我雖不敏辱
 接緒業專任興復自爾以來攻苦嘗淡夙夜匪懈日
 用工夫亦唯鋤裏鑿頭耳向在後圃從事耘耔不知
 剝啄臨門謬使高賓久立幸勿怪焉於是焚香煎茶
 以饗之矣其情殷勤雖舊相識未見其比時雖不遑
 罄其底蘊意已知其有道人也今茲戊寅之春余承
 師命埽休師翁塔於江北鹽谷山歸路省母江西因

事逝京路到衣川會天大雨乃詣龍瑞息肩既入門
則向所謂未備者皆已竣事一如叢林之制也意深
嗟嘆老禪苦淡能奏其效而周覽踟躕矣老禪望見
即知其余倒屣出迎未及寒暄先命驅烏汲水洗足
自脫其衣衣之而取其濕雨者烘之且知余病腹也
則設熟糜食之知余嗜茶也則煮其佳品羞之知余
愛書畫也則發其珍藏觀之其傾倒之懇愿款之狀
十倍于前如此余則爲之投宿大忘旅勞因從容告
之曰昔者雪峯阻雪成道于巖頭一言下法眼阻雨
繫疑於地藏一指頭今余之於老禪事頗相類雖然
徒利其茶飯供而不成雪峯所成不疑法眼所疑不
亦愧乎唯如老禪乃有道人其必素有巖頭地藏爲
人機用請爲拈出示之老禪笑而不應曰笑裏有刀
盡露鋒鋷又益咲耳明日雨霽將欲辭去老禪攬袂
止之請畱一語於是自彊書之若有同志來讀之者
必知一時賓主歡洽且觸老禪咲裏鋒鋷然則斯文
千載不朽不亦樂乎如其境致之幽風水之美他日
應老禪需撰其興復記時當揮毫以錯綜之請姑待
之

送橋本蘭溪序

橋蘭溪將之江戶訪予僑居贈以團扇予謝揮之清
 風颯爾蘭溪曰久藏在篋行中今也臨別天方暑矣
 聊以表畱別之悃耳予感而不能無言曰君子之遺
 物也必寓其意焉今子方此可用之時遺其可用之
 物將有俾予得識時之行藏與物之用舍乎曰我不
 敢也子若有說可得聞乎予唉而不對蘭溪數焉於
 是乎從容告之曰夫行藏者聖賢之幾也用舍者事
 物之微也微也幾也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要之皆時
 之所系也大哉時也不可不慎乎夫寵時也辱時也
 處辱而樂寵不知寵辱有時也出時也處時也處處

而樂出不知出處有時也蓋出處寵辱君子所以自
 養也所以自養而自害之所謂握苗者也何異弄扇
 臘月以揮揚其風於人乎風雖清矣如其不宜干時
 何嗚呼時哉時哉時之於文辭亦然夫其東嶮繁簡
 與時汚隆自然之勢也方仲尼之治六經而謂與其
 諄諄事空言寧為三代禮樂之實可乎方三代之修
 禮樂而謂與其僕僕事俯仰寧為軒轅書契之簡可
 乎方軒轅之教書契而謂與其政之支離寧為邃古
 結繩之質可乎若以為可則襲裘於三伏之論也溫
 則溫矣其不宜干時也與臘月扇無以異也孟子曰

孔子聖之時者也其速久處仕以善幾微也稱曰金聲玉振不其然乎蘭溪曰物微而論侈矣請書贖焉曰昔人謝扇仁風為言今予不敏不能道風為言且聞東武時行文字專模明季奇巧以稱古文而始不知所謂長短節族為何事者人皆以謂抱荆山璧握靈蛇珠安有辨其魚目與燕石者哉子數遊東武而親炙于微矣若以予論贖子子恐以為臘月扇其猶予以為三伏裘乎此子與予必不知時而吟于時雖然彼此皆一時也子其擇焉遂書之

賀河原氏新第序

初河原氏從其君真田侯號大鋒院殿者自上田徙松代也賜地關斜川許居焉今茲安永八年己亥夏今之主邑正南新拜地於要街以更造其宅焉臺榭門廡頗輒奐矣時余會應檀君請命自仁科神龍山遷補其植福場長國禪寺虛席先是余與正南有方外誼故迨其苟完也招余飯之且要其弟岡石城等數輩晤語一榻因得小松成章國字所為上梁記讀之一讀乃知其地比彼川許其廣數倍而有泉石之秀峯巒之賞且雖門臨康莊而與四隣遼夔頗若壺中別有乾坤再讀乃知方先大夫道器院時數有延

燎之虞雖或從史欲以易地而徙今所私謂先君所
 賜先人所居不可敢輒易焉不肯從之三讀以熟察
 之今侯特以此地舉賜正南得非以為其人足以敵
 其境乎正南纔拜其地乃傾俸餘以聳其壯麗者蓋
 明君賜以慰先人在天夙志且寵光於悠久欲以
 垂懿範於貽厥乎嗚呼先大夫雖厭川澍狹隘不敢
 易之重君之賜而戀先人之居也非忠孝邪今正
 南明君之賜慰考之志亦忠孝耳忠孝自淑奚美之
 不集奚業之不成致君於唐虞濟民於塗炭何難之
 有楊子曰無是父無是子記曰其父為室其子不肖

堂以余觀之若河原氏可謂有是之父而後有是之
 子乎非肖堂才而將為何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余是以賀之

賀河原參政五十序

顏淵夭矣盜蹠壽矣雖則壽矣豈以盜蹠壽人可乎
 雖則夭矣今以顏淵用為人壽人必喜焉以其有道
 有德與無道無德也然則士君子所貴道德而已矣
 如壽與夭固不足論乎雖然以壽為五福一儒之聖
 訓而洪範之攸敘也以壽為不殺報釋之戒檢而木
 又之所詮也由是觀之壽夭雖不足論而與其夭寧

壽壽而有道有德則王公卿士其化無不美矣縉紳先生其學無不熟矣農圃工商其業無不精矣親戚朋友其恩無不至矣是以華之封人祝之榮啓期亦樂之是古今祝壽之筵所以由設也詩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壽又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是三代之祝壽也下及戰國秦漢往往有奉觴上壽等語及唐以後賀之以詩笄文者間見諸家之集及明則詩文尤多三十以上皆有其賀及吾日本 敕以四十以上定之蓋防侈靡之漸也於戲祝壽之舉其來如是是尚安可得而廢焉乎今茲辛亥之春海津參政河原君

字元卿年甫知命凡藩中之人士重其閑閱豔其功業賀以酒肴及詩歌者輻湊于其門矣時余實巖遁跡山中竄伏草莽然君辱以方外舊誼乃抵折簡以告其事命則以謂君之視吾支許之情不啻然吾老矣無復所記如何擇言賀之寧以岡陵浩瀚乎是皆託天地間而囿于形者竟歸其盡焉足與君爲壽焉將以蟠桃木椿乎是纔且千星霜無異于一瞬焉足與君爲壽焉如彼丹頂綠毛以比其齡安期喬松以爲其倫亦唯秦漢狂態兒童戲謔而非鉅公偉人之所取焉足與君爲壽焉然則以我釋氏所言

芥城劫石稱之乎是亦脩短雖殊而歸變滅則一焉
 焉足與君為壽焉靜云思之所謂不殺報者浸可以
 擬焉乎夫不殺者仁也人而仁矣何道不治何德不
 修儒之所謂五福六極莫不皆由仁義道德存與否
 矣今君接先考緒忠信孝弟夷嶮一節才該文武術
 善經濟芝蘭玉樹鍾秀庭階邸第壯麗擅美阡陌實
 跨竈衝墻之器也此非余言乃一時物論也夫壽無
 貌形為一時物論是君之壽也是君之福也惟福惟
 壽雖有巧曆其可得乎孔子曰仁者壽可以併按焉
 哉余老無力擇言試言不殺其報不誣以欲使君執

左券於聖言方外交誼亦唯是耳君若展轉倡諸君
 子顧顏與蹠優劣如何相將使躋此壽域也則亦君
 之仁之餘澤非邪余亦引領而望之

送原參政之東都序

蓋我日本之制下至郡縣守令皆有畫一家法不可
 變也雖有經濟之士如管仲晏子者亦無所施其才
 即稱儒臣者講說經史以資之談笑耳焉有足可以
 稱席上之珍者乎且夫昇平年久而無攻城野戰之
 虞則雖將帥之才如吳起孫臏者亦無所試其伎夫
 文國之經也武國之緯也非武不能治也非文不能

守也、然而所謂畫一之制、家家自用、不局詩書禮樂之法、不待周公孔子之教、是以文士之見、遇如彼、武夫之見、疏如此、則其登庸者、若非諂諛之人、必收斂之臣耳、方今之世、比比多然、其不然者、亦或有之、海津賢侯、命其參政河原元卿、力病強起、言意切峻、而數焉矣、卿不得已、徐興稍試步履、而後將離牀褥、以赴東都、或曰、今也藩中多士、翩翩若論管晏之才、爲誰、若擇孫吳之略、爲誰、正氣凜然、抑損諂諛、不黨收斂者、誰、風流蒞藉、可與賓客言治劇折衝、可使諸侯豔者、誰、古曰、識臣莫若君、今侯使卿、勉強起焉。

侯其識卿乎、余辱卿方外交、二十年所、每見聞其討論、古今未嘗不服識、見高邁、然卿始不以其著述、矚之、去歲以疾屏居、稍稍見之、或詩或文、皆大雅之風矣、於是余歎、卿不敢自恃其才、以衒耀焉、甚高其誼、因竊以謂、與卿相識已久、而不相識亦久、安得識卿、自今而後、其所施設、何若、然以或者言、稽之所謂、其不然者、庶幾見之、海津侯乎、雖然、余浮圖氏也、焉得輒論國家事體、以速潛踰之罪、亦唯私卿而已矣。

送奧村勘八之東都序

余不立文字、徒也、而質樸散、未嘗追逐文雅、君子、迨

至來補長國之席，乃得藩中人士魁奇雋偉者數輩，以締方外之交。奧村勘八其一也。勘八實卽石川氏子，生于東都之邸，而學于林祭酒之門。有年，一旦從父反鄉，乃贅于奧村氏。公私之務劇冗，其學不廢。評乎古今詩文，巧拙論乎古今人物，賢否說乎古今治亂興亡，其言剴切，動有驚人耳者。今茲丁未冬，勘八以役將之東都時會，將府冊命之際，朝野陰爲不遠，而有韓客來聘之說。勘八私竊以謂：吾際盛時，雷滯東都，當以舊誼再投祭酒，附其驥尾，請謁韓客，以得詩篇，贈答唱和，余覩其洋洋喜溢眉睫，乃腹誹以

謂：凡世修文辭者，苟聞華人之名，則不問其人雅俗，不論其學深淺，不鑑其文妍醜，而披靡躡躑避之，是我倭人之性習，而國之所以爲恥也。況三韓固東夷也，其於中華稍近而已。中華之人，以三韓及吾倭稱爲東夷，卑之則吾亦以彼中華稱爲西夷，貶之可也。夫西夷而稱中華，則吾倭亦中華也。三韓亦中華也。何自卑而崇人爲，況吾皇倭之爲國，神明明德之所基，盤古一姓與天地俱悠久，而言語文章服色制度，迥非彼每更篡奪輒變之常者，類豈可不自重乎。然自韓人來聘以來，吾國苟嗜文雅者，無緇無素，待

彼船岸乃兢投刺逆旅贈以詩文或稱道德仁義或稱文章經術景往若不可及者而其甚者至有待之以爲真華人者夫真華人固不足慕況三韓乎三韓之於文辭比吾皇倭非有所加如夫柳川震澤山田原欽之徒其才其學固非韓人所及而自輕以擁篲韓人何也韓人亦敢傲然從彼所稱而以華人自處始無謙讓何也若論其罪非翹倭人自輕先人之可矣韓人亦不免自欺欺人之謗矣勘八若以來年未及瓜哉而會韓客來聘之日其宜持重自處勿以詩文輕先于彼而使彼等得知倭域赫赫松藩素有若人若或仍舊跼蹐國學之門與彼白面書生徒望韓客車馬之塵旅進旅退而爲不問不論不鑑之爲且得彼等所報木桃木李襲爲瓊瑤瓊球謝之非余所以敢望勘八也不立文字之徒言多唐突亦唯腹誹之矢于口耳勘八請其恕之

與保坂氏序

越後魚沼郡大井平村保坂甚右衛門者竊自慶其先人壽考乞余擇言以示焉余審其狀其高祖母戒滿智光大姊八十八歲曾祖父大信乘保居士九十二歲曾祖母玉峯亮白太姊八十四歲祖父時窗良

中居士八十二歲、祖母廓輪義然大姊八十六歲、父
又兵衛、今尚無恙、矍鑠顏有童子色、云余即歎曰、福
亦人所欲也、壽亦人所欲也、有人于茲、告之曰、富、汝
以晉楚之國、食汝以膏粱之饌、衣汝以文繡之服、汝
請報我以汝首領、雖有至愚之人、必不肯焉、然則凡
有血氣之類、其所惜且重者、無有壽若也、明矣、稽之
我教、人得長壽、不殺之報也、考之儒典、洪範攸斂而
五福之一也、今保坂氏數代夫妻長壽如此、蓋必生
生世世堅持殺戒之報、而所謂同業所感也、甚右衛
門讀書、數詩亦畎畝中君子也、若能愈勉愈進而納

履於我佛教、域以善不殺生等五戒、則知釋氏五戒
與儒門五常一貫而不離乎、百姓日用之間、然則豈
止長壽康寧、固已知義知禮、不昧智、不失信、徽猷傳
家、以使子子孫孫謹慎快樂、以娛于壽考之臺、施及
天下國家、而作教於悠久者乎、力旃力旃、

弔宮澤氏序

數年前、余應請赴田澤村、岩松寺戒會、村有宮澤氏、
其父母竝年六十有餘、與俱受戒、七日禮讚、勲勤殊
眾、母為最、余在寮內、茶會熟矣、命呼飲之、以姑息也、
呼之數矣、不敢來也、恐苟懈也、其雖老矣、不敢違眾

懷安如此間其平素家居之狀不苟以私害公大率類此今茲庚戌之春一疾長逝號曰檀香智仙大姊其嫡男孝子也哀毀不啻余弔而慰之曰大姊蟬蛻塵垢脫然如歸所謂臨終正念者也聞之孰得不有所警發乎古曰欲知過去之因應觀現在之果欲知未來之果應見現在之因嗚呼如大姊也現在之果既如所見則過去之因未來之果其可知焉也矣故余書之用代哀辭哀即所以慶也所以慶者何也苟聞大姊之風而信之者無男無女應慎現在之因以善未來之果然則大姊雖歿其教常存嫡男若能為真孝子庶幾審余所以慶焉何必哀毀之云乎

送忠禪客序

我西方之書三曰修多羅曰毘尼曰阿毘曇其為文也博其為理也幽不積歲月不能之探不凝思慮不能之窮而所窮者非所探者故曰如標月指故曰一字不說其可誣乎昔其始入東漢來從事於此者眾然執其不者而相是非而訥訥焉則不能無弊也迨我祖以直指之訓來也天下靡然而嚮之於是乎其羣空矣蓋伐枝之自本防流之自源也自非天下正信正智其孰與之夫正信者自趣也正智者自證也

自證者不疑、自趣者不變、不變者不以勞而退之、不疑者不之外而取之、故曰自己胸襟蓋天蓋地、故曰冷煖自知、其可誣乎、某禪客者將咨四方而求之、余欲其正信正智而為之、故書其枉理而文不者以送之、

與了山禪人序

佛土友右衛門者、信州水內郡西條村、產寓居仁科、往來寺院久矣、為人寡欲、不帶妻孥、不嗜酒肉、遂從我山、大東堂、曇壽和尚、剃染、以得今名、因自擲節、口體納黃金四兩於大澤、常什半、以自備身後、冥福半、以拜

請京工所造、毘陀婆羅菩薩一軀、余惟孟子、矢人函人之論、雖則治生之業、種種不同、而未有及造佛之善者乎、況復喜捨淨財、以贖菩薩形像、且自託於名山、欲以免為若敖氏之靈乎、乘此勝因、漸滅生死之業、頓悟本因、以證圓通、如彼菩薩、必矣、序以賞之、

夢序

余與水戶法振律師、邂逅佳山水間、班草瀹茶、品評古今、逍遙優樂、其喜不可言焉、忽聽曉鐘、則一夢也、起而恍惚、黯然銷魂、或曰、彼之與子、教禪異家、曷為相善如此、而思之之深、發之之夢、寐可得聞乎、曰、夫世

閒皆夢也、夢而夢之、夢之夢也、夢之夢而是夢、夢之
 夢而是覺、覺不必覺、夢不必夢、夢之與覺、貫乎晝夜、
 亘乎古今、而靡有端倪、靡有而有、乃夢之所以為夢
 也、初余之與振、以夢而合、以夢而離、今以夢而夢、以
 夢而覺、是一念之去來、大圓鏡之影像也、鏡維虛、物
 維見、見而不住、滅而不朕、即余之與振、為主為伴之
 無涯而應物、物我維一、一維萬、萬維一、一一非彼非
 我、我之夢之非夢、而有夢有覺是已、何教禪之異云
 乎、其人茫然、余笑而書之、埃與振語之也、

幽谷餘韻卷之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